

湖北旅游丛书



# 武昌首义遗迹巡礼

湖北人民出版社

K928.72/1

# 武昌首义遗迹巡礼

皮明麻 和穆熙

阮方 怀呈 艾涛

D555/42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昌首义遗迹巡礼**

皮明麻、和穆熙、阮方、怀呈、艾淳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4插页 31,000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统一书号：12106·25 定价：0.30元

## 目 录

|                |    |
|----------------|----|
| 引子.....        | 1  |
| 寻常巷陌.....      | 3  |
| ——访汉口宝善里十四号    |    |
| 命令昨颁.....      | 8  |
| ——访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遗址 |    |
| 夹竹桃红.....      | 12 |
| ——访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   |    |
| 一枪发难.....      | 17 |
| ——访工程第八营旧址     |    |
| 战略要地.....      | 21 |
| ——访楚望台和起义门     |    |
| 浮雕觅踪.....      | 26 |
| ——访被攻下的清督衙门    |    |
| 红楼春秋.....      | 30 |
| ——访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    |
| 国殇永生.....      | 36 |
| ——访汉口六大道和三大堆   |    |
| 黄兴拜将.....      | 40 |
| ——访拜将台纪念碑      |    |
| 历史丰碑.....      | 45 |
| ——拜谒孙中山先生纪念碑   |    |

# 引 子

**武汉**这两个字应该大写。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们都知道：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写出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章。但这第一章的第一页是从武汉翻开的。林则徐早在一八三八年任湖广总督时就从武汉开始禁烟，然后才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

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进程中，太平军于一八五二年底推进到武汉，先后在汉口、武昌建立王府，把部队扩大到五十万人，然后才誓师东进，定都天京。

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中，武汉的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湖北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派出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武汉是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之一。

武汉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人们至今还

可以听到“光荣北伐武昌城下”的歌声，并回想起当年的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同志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坚持和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卓越贡献，更清晰地记在“老武汉”的脑海里。

所有这些都是武汉的骄傲。但是，武汉名城则是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武昌首义**而载入近代史册的。事过七十年，仍有斑斑史迹供后人瞻仰、游览。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在迎接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按照历史事件发展的顺序对武昌首义遗迹的巡礼。

武昌首义经过革命党人的长期准备。汉口宝善里的爆炸是吓坏中外反动派的第一声巨响。我们的巡礼就从这里开始：

# 寻常巷陌

——访汉口宝善里十四号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在汉口兰陵路中南剧场与胜利街之间，有一条直通合作路的普通里弄，过去叫宝善里，现在叫楚善里。

这个里弄，当然不是大词家辛弃疾指的京口（今江苏镇江）的“寻常巷陌”，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也不曾在这里住过。然而，在我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湖北两大革命团体之一的共进会的秘密机关，却设在这个普通里弄里。著名的“孙武炸弹案”就发生在这里。

我们去那里寻找共进会秘密机关的旧址。一排修葺一新的两层楼房，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分外整洁、恬静。共进会的秘密机关——宝善里十四号在哪里？现在楚善里的居民说不准了（辛亥革命史

实的研究者说是现在的二十八号)。眼前一派和平安宁景象，勾起了我们的种种情思，想象着当年革命党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情景……

共进会，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于日本。主要领导人为同盟会会员张百祥、邓文翬、刘公、孙武、焦达峰等。共进会主要在川、鄂、湘、赣四省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孙武、焦达峰回国后，于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在汉口鸿顺里三十四号设立共进会办事机构，后又将共进会领导机关先后分别设在汉口长清里九十五号、汉兴里三十三号，继而设总机关于宝善里十四号。并仿梁山泊朱贵卖酒的故事，在湖北新军营房附近的黄土坡(现在的首义路)二十号开设同兴酒楼，作为吸收会员，收集和交换情报的据点。他们仿效会党，使用一套手势语：与同志相见，先鞠一躬，对方答礼后，即右手握拳，表示严守秘密；左手抚胸，表示抱定宗旨；然后整理领扣，意谓恢复中华。最后对上“口号”，才作同志式交谈。

一九一一年九月，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推翻清廷、实现共和的共同战斗目标下，联合起来，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文学社的负责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的总机关内，并在汉口宝善里十四号共进会的机关内设政治筹备处。

这一年，清政府借实行铁路国有为名义，将民

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各省人民的反抗。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举行请愿，后发展为各县人民的武装反抗。清政府派端方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查办。此时，在湖北新军中积蓄了大批革命力量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深受革命力量被分散的威胁，于是，在九月二十四日召开骨干会议，定于中秋节——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六日，发动起义。

八月中旬起义的决定，曾经调动过多少仁人志士的献身精神呵。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清政府动员了他所有的专政机构，对革命党人实行镇压，结果，中秋起义未能如期发动。

此时，共进会设在汉口汉兴里的机关已经暴露，宝善里十四号，便成为共进会的总机关，起义的准备工作就在这里极端秘密地、紧迫地进行着。

十月八日（一说为九日），宝善里十四号——这个发动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正在配装的炸弹爆炸，一声巨响，引来了俄国巡捕的搜捕，（宝善里在当时的俄国租界内）。于是，共进会的总机关遭到破坏。

炸弹爆炸的事故是这样发生的：几年前革命党人黄复生、喻培伦等由日本携来一包炸药，一直放在共进会长清里九十三号的机关里，这次为了武装起义，将这包炸药装配成炸弹，然后运往武昌清廷

湖广总督衙门，等起义枪声一响，即将这几枚炸弹引爆，使清廷在湖北的最高领导机构“灰飞烟灭”。炸弹的配装任务由孙武和负责联络的邓玉麟担任。炸弹配装中，邓玉麟临时有事外出，室内仅孙武一人。共进会负责人之一刘公的弟弟刘同，从房外进入操作现场，站在旁边观看，他手上的烟灰，夹着一点火星，掉落在配药盘中，酿成爆炸事故。

炸弹爆炸，孙武头部及双手都受重伤。大股黑烟，直透窗外。一时人声嘈杂，以为发生火警。正在楼下为中华银行钞票加盖印记的李作栋等看到情势危急，迅速取一件长衫遮住孙武的面部，从后门把他送到日本人开的同仁医院去抢救，随后又把他送到公和里一个同志家里养伤。当时在宝善里机关的其他同志知道事情已经暴露，必须把革命党人的名册和重要文件带走，但没有文件柜的钥匙，只有仓促撤退。俄国巡捕接踵而至，虽然人去楼空，但却抄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和起义时使用的旗帜、徽章、印信、文告、弹药以及新制的中华银行钞票。

革命处在危难之中，必须挽救革命。孙武在治疗中低声对李作栋说：“宝善里总机关被抄，我想名册等定被俄租界巡捕房搜去，转瞬即交给清吏，将来必定按名册捉拿。事到而今，起义日期万难再延，我希望今晚便发动。顶好请你转告邓玉麟，要他立刻到这里来，我好与他商量这一事情。”

出事前外出的邓玉麟回到宝善里，发现十四号

门前围满了人，知道出了事，便机智地挤在人群中弄清情况，然后转到长清里原来的机关中去，在那里会见了李作栋。李作栋把孙武的话转告他，叫他到孙武那里去商量起义事宜。

今天，我们觅踪到楚善里二十八号门前，缅怀七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往事，心向往之的是革命志士的英雄业绩，谁也不会去责怪他们在革命进程中的个别失误。那意外的、偶然的爆炸仿佛化成武昌首义的第一声号炮，回响在我们的耳膜里。

# 命 令 昨 颁

## —访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遗址

汉口宝善里十四号发生爆炸的后果，使革命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被爆炸声所震骇的中外反动派沆瀣一气，勾结起来，镇压革命。俄租界的巡捕在查抄宝善里十四号以后，又查抄了宝善里一号共进会负责人刘公的住宅，并逮捕了他的妻子和弟弟。帝俄驻汉总领事很快就把他们查抄的东西和抓到的人移交给清政府的江汉关署。清湖广总督瑞澂闻讯大惊，迅速采取镇压措施，紧闭城门，大肆搜捕，并且下令收缴革命士兵的子弹，把他们关在营房里，不许外出。

事情很清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革命党人加快了自己的脚步，决心抢在反动派进行全面镇压的前面，发动武装起义。共进会负责联络工作的邓玉麟迅速从汉口渡江赶到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起义总指挥部，汇报宝善里十四号发生炸弹爆炸事故、孙武受伤、政治筹备处机关被破坏的情况，并转达

了孙武提出的保护革命同志、提前起义的意见。当时在场的许多同志，如刘复基等都主张“及时举义”，蒋翊武也下了决心。经过一天时间的积极准备，于十月九日下午五时，下达在当晚十二时起义的命令，相约以南湖炮队的炮声和檀角（即塘角，在今武昌三层楼，武汉河运学校附近）辎重营纵火为信号，同时行动，发起向清王朝致命的一击。

我们沿着当年革命发展的进程，去访问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机关和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部旧址。

从紫阳路拐进复兴路，左侧与复兴路平行有一小街，街道两旁，房舍参差不齐，这就是当年的小朝街，现在叫紫湖村。

时光易逝，变化也大。武昌小朝街、大朝街一带，四十年前，毁于战火；小朝街八十五号这个滨临于风光绮丽的紫阳湖畔、具有高大簷额和古朴门墙的起义总指挥部现已荡然无存。但这儿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却是永存的。

作为革命机关，这里只有几个月的历史。设在这里的文学社是辛亥年的正月初一即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才成立的。当然，要讲文学社的来历，可以远溯到早年的军队同盟会和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一九一〇年，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活动先后受到挫折，当时在四十一标当兵的振武学社社员蒋翊武看到清廷官吏非常注意振武学社，便提议以研究文

学为名，组建新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以掩人耳目。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就在经过一番筹备之后于第二年的阴历元旦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选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设总机关于小朝街八十五号，并分别在汉口、汉阳设立支部。他们积极在湖北新军各标营中进行工作，聚积革命力量。

一九一一年九月，文学社、共进会这两大革命组织实行联合，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统一部署武装起义。湖北革命军总指挥是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因此，革命军总指挥部就设在小朝街八十五号文学社总机关内。

汉口宝善里的革命机关被破坏了，武昌小朝街的总指挥部在继续战斗。十月九日，发出了当天午夜起义的命令以后，总指挥蒋翊武和刘复基、彭楚藩、牟鸿勋等人，明知总指挥部机关已经暴露，仍然冒着危险坚持在总指挥部里，沉着、镇定地进行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等待南湖炮队的信号炮。他们不知道由于反动政府的警戒措施造成巨大困难，起义命令根本未能按时送到南湖炮队。夜已深了，还没有任何动静。正惶惑间，传来急促的擂门声，大家立刻警惕起来，拿起武器应变。刘复基手持炸弹挺身而出，正准备下楼，清军警已破门而入。刘复基见势险恶，急掷炸弹，炸弹未爆炸，刘即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牟鸿勋乘间突出越墙。除蒋翊武

逃出外，余均被捕。

此时，除文学社、共进会的总机关被破坏外，武昌巡司河、分水岭、黄土坡、胭脂巷、龙神庙等处机关，均遭搜查，大批革命同志被逮捕。清政府湖广总督瑞澂在十月十日致陆军部电中，洋洋得意地说：“前往城内大朝街、小朝街、保安门等，查明该匪潜匿之地，先后拿获匪目匪党计共三十二名，并起获军火炸药多件”。

尽管十月九日起义计划未能实现，但革命军总指挥部下达的起义命令，却是一个雷霆万钧的革命信号，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紧急动员起来。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十月十日，革命党人面对敌人的屠刀，在指挥机构遭到破坏的情况下，高举义旗，于下午七时，首先由工程营熊秉坤率队起事，打响第一枪，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标营闻讯奋起，前仆后继，猛攻清总督署，清廷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逸，武昌迅被革命党人光复。

在革命的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偶然的事故和挫折，但革命的趋势犹如长江大河奔腾咆哮的激流，不可阻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历史的必然。

# 夹竹桃红

## ——访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

在位于武昌解放路上首的武昌造船厂内，有一处“与江山而俱长”的辛亥革命纪念地，即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

站在造船厂门口，就可以看到翠柏、雪松、棕榈以及涂上绿色的铁栅栏，峙拥着一座高大的石碑。碑上镌刻着“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九个大字。面对这座庄严的纪念碑，我们不禁吟诵起悲壮的《三烈士赞》：“貌清而洁，骨侠而烈，促革命之动机，贡牺牲于祖国……”吟着，诵着，七十年前历史屏幕上那气壮山河的一幕，仿佛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彭刘杨三烈士即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三位坚强的革命党人。他们在起义总指挥部里分别担任侦察、参议和交通工作。十月九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等人明知已经暴露，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仍然坚持战斗在起义总指挥部里，作进攻清督署的部署，不幸于深夜被闯入的敌人逮

捕。同天晚上，杨洪胜继送达当夜十二时举行起义的命令之后，又提着篮子到处送炸弹，被工程营的反动军官发觉，受到追捕。刚刚脱身，又遇到反动军警。他连投几枚炸弹，仍未摆脱敌人，反把自己炸伤，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湖广总督瑞澂听说抓到了彭刘杨三个革命党人，便连夜叫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汉阳知府双寿、武昌知府陈树屏等人到总督衙门的大堂来会审。这时已是十月十日凌晨。

首先受审的是彭楚藩。他是湖北鄂城人。自幼沉毅果敢。幼时读黄宗羲、王船山遗著，有雄气大节，每在月夜引吭高歌，声色悲壮。十八岁投笔从戎，在新军中加入共进会，以后又参加文学社，一贯积极从事革命工作。

他昂着头走进大堂。

铁忠见他威武不屈，问道：“你为何不跪？”

“我岂肯跪你！”彭楚藩岿然不动，被差役推倒坐在地上。

铁忠见他身穿宪兵制服，又是正目，而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铁忠的妹夫；铁忠怕果清阿受到牵连，便有意开脱彭楚藩，递话给他，说：“你不是宪兵吗？为什么把你抓来了呢？”

彭楚藩淡然一笑，回答说：“我就是革命党，难道还会抓错了不成！”他随即要来纸笔，书写“供状”道：